

四月雨

从前,总以为三月才是春的颜色。只是等到四月的雨飘落下来,才发现四月的雨也是有颜色的,是青色。

青色的雨,才可以叫烟雨。只是,四月雨总是惹人怜惜。要不,怎么会有春雨贵如油。

走在雨后陌上,心中总会溢出这样或那样的旋律,或轻快悠扬,或低吟浅唱,在雨中滴灌成饱和而清透的青色。

各种花儿在谷雨前后竞相开了,伴着这四月青色的雨羞答答依山从下到上绽放。特别是那杜鹃,先是浅红,再是深红,最后是艳红,中间那花蕊像极了一根根小小的龙须,努力地向上传展着,好像在等待四月阳光的轻抚。

忍不住翻开林徽因文集,眼睛总是离不开那首《你是人间四月天》,细细咀嚼一字一行,以前只是觉得她的比喻很妙,读到的是一种清纯的浪漫,现在觉得她内心那种复杂的情感或许无人能懂。如若能够穿越,也好像能够去民国的清华园,远远地跟在徽因的后面,一起走在春天里,听她讲一讲四月,讲一讲四月的青色。

翻开唐诗宋词,每一页似乎都被四月的雨浸润过。或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或是梨花一枝春带雨,都是沾染四月情愫的雨。

若是雨下的时间长了,也多少会带来些郁闷。开得正欢的花朵,会被打落。剩下没几瓣的玉兰,撒落地上的樱花桃花,不时被行人踩在脚下。看见那或洁白或鲜艳的花掉落在地上,有心人会一瓣一朵地捡起来,带回家放几天也不会枯萎。只是再没有人像黛玉,将这满地的红消香断用一捧净土深埋,吟唱那首柔肠万干的《葬花词》。

雨也是有情感的,犹如性情中人。四月的雨不像冬雨那样冰冷,不像夏雨那样凶猛,也不像秋雨那样缠绵。四月的雨下在万物萌芽之际,轻重适度的下着,悄悄地滋润着大地。

只有四月才配得上“一犁春雨”。只要见到这四字,就能闻到四月泥土的芬芳。也是,乡间四月无闲人,早稻秧苗都要在四月间插完,“不插五月秧”,农人们就会忙碌整个四月。

所以,四月是播种季。四月的太阳,伴随着上学孩童匆匆的脚步升起,在劳作庄稼人挥动的手臂上跳动,在锄禾晚归的老农瘦长的影子里归去。

其实,四月也是收获季。不必说酸甜可口的樱桃,也不必说香如幽兰的清明茶,就是那不起眼的香椿、野韭菜、嫩竹笋,采摘下来,即使是简单地拌成凉菜,也能色香味俱全,成为人见人爱的美食佳肴。

四月的雨,注定会在眼眸里蓄成一汪青色,慢慢地浸染田野和山岭,或浓,或淡。只是城市里的雨是没有季节的,一年四季都是那样,无色无味,不像乡下的雨,能够烟雨成多彩。

四月的雨,一丝一缕、不紧不慢落下,织成一幕幕青色的帘,把希冀与愿望种在季节里。

文/鲁珉

思露花语

人生,总有一些岁月令人难忘;生命,总有一些情缘值得回想。其难忘是真心的感动,其怀想是真诚的感恩。

人生,自戒首先要能够自律;生命,自觉首先要能够自醒。

快意人生是:面对失意,能快乐通达;宽解人生是:面对曲解,能宽容豁达。

思想可以远行,精神可以屹立。其远行的思想是真谛,而屹立的精神是真理。

古语云:有容乃大。故包容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如此时间久了,才会有海纳百川的胸怀。

人生之愧:自轻和自贱形影不离;生命之悲:自暴和自弃如影随形。

做事想成功,要有胆略;做人想成器,要讲韬略。总之,人生要想大有作为,谋略决不可少,更不可无。

坚定的意志,可以战胜怯懦;顽强的毅力,可以鼓舞斗志。故意志和毅力既可以是人生奋进展翅高翔的双翼,亦可以是生命进发乘风破浪的双桨。

由成才而成器,只是人生的出彩;由成器而成功,才是生命的精彩。

稳中求进,一般是按常规行事,而事业发展有时为了赶超,则必须打破常规,该提速时提速,该加速时加速,当然能够飞速更好。

被无情欺凌的,一般都是弱者,而且是既柔弱又懦弱;被虚情欺辱的,往往都是愚者,而且既愚昧又愚顽。

与朋友交谈,如若了解,会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与知己交心,如若了悟,则知晓对方为什么这样想。

文/巴特尔



心中油然充满敬意。

在雄伟可敬的大桦背脚下度过了二十多个春秋,我感觉到,村里的人从不把她当一般的山峰看,而是把她当做心中的圣山,甚至是心中的神灵——给人以召唤,给人以希望。

当行行大雁嘎嘎儿叫着变换着队形从我们村的上空飞过大桦背时,村里的人们就开始播撒一年的希望:耙地、种小麦;当这些大雁再从大桦背飞回来时,村里的人们就开始收获一年的果实:割糜子、收玉米、起土豆、削甜菜。

夏秋两季,庄稼需要雨水的时候,村里人就盼望着大桦背上飘来祥云。当中午大桦背云腾雾罩时,人们便说:下午不用下地劳动了——大桦背带帽帽,我们在家睡觉!也真灵验,下午三四点钟左

右,乌云滚滚,雷声阵阵,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落了下来!正在打蒿的庄稼便生机勃勃!

我觉得很神奇——为什么大桦背有了云团我们村就会下雨呢?

上了高中后这个谜团终于解开了:大桦背主峰是乌拉山的制高点,海拔2322米,经过这里的气流都得到抬升、遇冷,极易形成云团并降雨,地理上称之为地形雨。我所在的村子离大桦背直线距离不过十余公里,因此,大桦背上有云团我们村子降雨的概率很大。由于我们村地处水汽比较丰富的三湖河平原,特别是由于大桦背等众多山峰对气流的抬升,这一带当然成为河套地区降雨最多的地区。于是万物滋生,可谓“安贞之吉,乃顺承天”(《易经》语)!

有着一一种盘旋往复的韵致美。雄鹰自不待说,燕子的飞翔,也是盘旋往复的。无论在高处,还是在低处,它都不会“横冲直撞”,它总是翩翩展翼,弧状旋飞,姿态轻松舒展,飘逸潇洒,那么的自如,那么的悠然,像是春晨里的一抹晨曦,明快、靓丽。尤其是欣赏燕子贴水飞翔的情态,忽上忽下,点水飞过,如镜的水面,成为了飞翔的背景,往往给人一种锐利的喜悦。

丽日春风里,你行走于野,乍然,就听到了燕子的叽啾声,仰望望去,见双燕正翔于高空,你就会觉得:天,更高了,更蓝了;心,更清了,更远了。

不知是谁,发明了“呢喃”一词,来形容燕子的叫声,真是既形象,又真切。“茅檐烟里语双双”,燕子双栖双飞,总是比肩飞行,像极了一对恩爱情侣。“叽啾叽啾”地叫着,多似情侣间的款款细语,温存、甜蜜。也是因了此,活活地羡慕古人。“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像燕子那样,比翼双飞,成为闺中女子永恒的爱情生命追求。

文/路来森

大桦背

从我记事起,乌拉山的主峰大桦背就像一位巨人站在我的面前,令人敬畏,令人向往。

我在乌拉山前的三湖河平原长大。阴山支脉乌拉山像一座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又像一条莽莽苍苍的巨龙蜿蜒横亘于我居住的村庄北面,它雄浑伟岸,气势恢宏,浩浩荡荡。记得六七岁时村里老年人指着一字儿排列着一座座犬牙般的山峰中最高的一座山峰说:前边的叫余林图,后边那就是大桦背!因为我们离山近,感觉到它们差不多,如果你离山远一些,你会觉得,大桦背最高、最雄伟!

后来,当我离开村庄上学的时候,当我远离村庄来到黄河岸边的时候,回头再遥望大桦背,她真的高过所有的山峰,傲然挺立!我的

呢喃燕子剪春来

春社过,燕归来。

看到燕子从南方飞回,心中一派明丽。

于是,每每记起儿时居住乡下老家的情景。老屋经年,因做饭时烧的多是柴草,房梁俱已熏黑,室内,总是散发一种淡淡的辣烟味。可那黑漆漆的房梁上,竟是一直垒着一个燕窝。年年春里,看那燕子飞去飞回,体味着岁去岁来的落寞和喜悦。

几乎是同样的一幕,在春日的某一天,全家人正在吃着早饭或午饭,饭桌上静悄悄的,只有轻微的啜食声。猛然间,听到院子里传来“叽啾叽啾”的声音,舒缓、嘹亮,尾音清丽地上挑着。一家人不约而同地向院中望去:一双燕子,正在院内盘旋、寻找。仿佛只是一愣的瞬间,燕子就穿门而入,扇动着翅膀,飞进房梁上的燕窝中。接着,调转身,脑袋探出窝外,叽啾叽啾地叫个不停,是一种“回家”的欢快和兴奋。全家人相视而笑,仿佛某种素怀已久的殷切期盼,得到了迅疾的实现,屋子里满是“栖息数年情已厚,营巢争肯傍他檐”的故旧情愫,祥和、喜悦。

燕子,体态娇小,色如黑缎,总是双飞双栖,乡下人喜之为“瑞鸟”。觉得它,“静”亦美,“动”亦美。

燕子,不喜欢栖止枝头,它不像喜鹊那样,总是高踞枝梢,喳喳地叫个不停,仿佛无时无刻不在喧嚣和张扬着自己的存在。燕子喜欢栖止在电线上,或者水湄边。麻雀也喜欢栖止在电线上,可栖止在电线上的麻雀,要么叽叽喳喳,聒噪不已;要么就缩着脑袋,可怜兮兮,一副形容猥琐的情态。燕子,是整齐地“排”在电线上的,面朝着同一个方向,叽啾叽啾,“交头接耳”,活泼灵动,似乎在切磋着某个问题;或者,端然而踞,目视前方,有着大家闺秀的端庄秀丽,和贵族绅士的高洁风雅。栖止在水湄边的燕子,大多是在做事,要么是在饮水,要么是在啄泥,脑袋转来转去,一双黑漆漆的眼睛,顾盼神飞,极是机灵。我多次在小溪边,见到正在饮水的燕子,人一走近,迅速飞起,疾如闪电,黑色精灵一般,窜入岸边翠碧柳林之中,把旖旎的鸣声,留在柳林水岸。

我觉得,“飞翔”二字,最是适合于雄鹰和燕子了。那个“翔”字,